

民俗采风

一碗荷包蛋



刘世俊

水煮蛋,乡下人也叫荷包蛋。新女婿定了亲第一次上门,丈母娘心疼女婿必做一碗荷包蛋。

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一碗清水荷包蛋,那可是稀罕食品。农户的鸡窝就是“小银行”,在母鸡“咯咯哒”的叫声里,满载着小孩子买作业本的欢笑,鸡蛋换盐,鸡蛋换火柴,鸡蛋换针头线脑……偶有婚嫁大喜、贵客来临、新女婿上门等等,女主人愿意把墙根瓦罐里存放的鸡蛋捡出来烧荷包蛋,这在当时是待客的最高礼遇,只有被认可的新女婿才能享受到这种待遇。

一碗荷包蛋总是弥漫着一种好客亲情的仪式感。

新女婿坐在炕上,听灶间大铁锅里的水开始吱吱响,丈母娘笑着从瓦罐摸出攒的鸡蛋,蛋壳上还带着些许凉意。轻轻磕开一枚,小心翼翼地将鸡蛋贴近水面,让蛋清先触水,再让蛋黄顺势滑入。蛋清如丝绸般滑落,蛋黄则稳稳地躺在大锅中央,仿佛藏着一个小小的太阳。鸡蛋入锅后,起初沉在锅底,随着水温渐升,它开始轻轻浮起,蛋白如花瓣般层层舒展,将蛋黄温柔包裹。丈母娘挂着笑开花脸,巧手轻轻用勺子拨动,防止它粘锅,又不敢过度搅动,新女婿上门,荷包蛋不能散开了,不吉利。

“荷包”做成了,蛋黄软软的,还欠火候,再煮一会儿。成熟的荷包蛋,蛋黄隆起,呈圆形,外部轮廓酷似古代人们装钱

的“荷包”。蛋黄鼓起,圆圆的似莲蓬,蛋白如花瓣一样簇拥着莲蓬,这就是乡下人叫荷包蛋的由来吧。

荷包蛋煮至恰到好处,蛋清凝固成柔滑的薄层,蛋黄仍保持着溏心的柔软,一只完美的荷包蛋,边缘白色裙裾飘飘,中间的蛋黄不老不嫩,最好是溏心。香津津的,热乎乎的。

新女婿小心捧着碗,心里也跟着热乎起来。这轻轻一咬,蛋香四溢,甜润的汁液在舌尖散开,那是岁月里最朴素的甘甜。

咬一口,蛋黄从里面撞出来,溜滑溜滑的感觉。一口气将一碗水煮荷包蛋全部吃完,喝一口汤,有点微微甜,芝麻油的香味沁人心脾。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食物,也没有享受过这么高规格的礼遇。

按照古来风俗,吃荷包蛋也是有讲究的。主人要招待客人,心情很好,一次煮了十个荷包蛋,包含着实心实意,可这十个蛋,客人一次吃不完,吃不完也要动动筷子,否则,视为不尊重人。但是忌讳吃两个,会被视为“二蛋”“二憨”;最有意思的是新女婿第一次去岳父家里,岳母会煮七个荷包蛋,有娶妻(七)之意。聪明的女婿会吃五个,留两个,寓意好事成双。以后不论婚事结局如何,不会因为吃荷包蛋而惹笑话。一碗荷包蛋永远是婚姻最为妥当的注脚,丈母娘的拿手活,新女婿的最爱。

村里有个当过兵叫小桂的人,人长得小但饭量大,相亲时在饭店一口气吃了十八个肉包子,看傻了他大舅子,惊呆了他岳父,吓坏了他如花似玉的小媳妇。第一次去媳妇家出门,丈母娘的荷包蛋端上,他一口气吞下一大碗十个,又不客气地吃了老丈人从自己碗倒过来的四个。丈人说:行,能吃能干。

结婚后,小桂逢节遇事常在街巷游荡,瞅准谁家有新女婿上门,总是热情相迎送到主人家,不请自坐炕上,陪新人说话,眼时时紧盯灶上。主人怕碍事不便说什么,一会端上两碗荷包蛋。一碗多蛋少汤七个,一碗少蛋多汤四个,多的放在新女婿旁,少的那碗放在小桂一边。小桂心里明明白白,端起蛋少汤多的那碗双手递给新人,口里念叨说“吃吃,你吃”。新人接过少的,小桂忙捧起新人那边多的,边吃边说两碗一样,两碗一样……

从此,小桂自告奋勇陪客,落了个“两碗一样”的名号。一碗地道的“荷包蛋”,是选用家家户户散养的土鸡下的蛋做成的。农户把鸡散养在田野、山林、路边或者院落内外的自然环境中,光照时间长,活动空间大,鸡下的蛋称土鸡蛋或柴鸡蛋。土鸡蛋蛋壳又厚又硬,蛋白稠密,蛋黄紧实,色泽深黄或棕红,味香浓。用这种土鸡蛋做出的荷包蛋味道最好。

“新女婿上门,丈母娘忙了,老母鸡慌了”,这是乡下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,戏说中传递着亲情和乡愁。

豆花开,说雨信

冷大川

“豆子开花,捞鱼摸虾”这一俗谚,对应的主要是夏至到立秋的三伏天。这期间,无论春庄稼还是麦茬庄稼,都相继进入扬花、抽穗、育实期。诸如芝麻开花拔节,豆子开花结荚,高粱、玉米、谷子抽穗……

“三天不下(雨)一小旱,五天不下(雨)一大旱”,足见三伏天农作物对多量雨水的需求。早年三伏天,不是电闪雷鸣、倾盆大雨,就是“面条雨”一下几天几夜。山间沟渠里水流潺潺,成群结队的小鱼儿、小虾儿游来游去。

早年广大农村以生产大队为主要经济体,以生产小队为独立核算单位,男女老少日日田间劳作,对节气和农谚特别敏感。在“豆子开花,捞鱼摸虾”的三伏天前后,更是口口相传一些关于雨信的谚语。

“大旱三年,忘不了五月十三。”五月十三日,传说是关公磨刀杀曹操的日子。可能是因为磨刀要用到水,于是就与下雨关联到一起。小时候,这一天下雨几乎是常态,小雨、大雨总会有所应验。偶有哪一年这天没下雨,人们会感到奇怪,“关老爷怎么干磨刀了啊?”

“重阳日,看十三;十三无雨,半冬干。”九月初九是重阳节,这天也是雨节。如果当天没有下雨,“十三日”这天又没有下雨,入冬前后这几十天里就会缺雨少雪,对小麦墒情、分蘖都会造

成极大影响。

“淋伏头,晒伏尾。”如果“入伏”这天下过小雨——大雨不作数——那么预示着“三伏天”后半截,也就是“立秋”前后,会出现干旱现象,不宜于农作物孕穗育实。

“朝打呼雳(雷、闪)不过晌”,意思是清早看到电闪,听到雷鸣,中午前就会下雨。

“呼雳响,三过晌(下午)”,意思是如果下午有雷声,却没有下雨,第二天,甚至第三天,还会打雷,都是下雨的信息。直到雨下来为止。

“朝红不出门,夜红行千里”,指的是早晨如果出现天红现象,就预示着快要下雨了,而傍晚如果红了天,就预示着这几天没有下雨的可能。

“红天红到顶,下雨下满井”,指的是早晨如果不仅仅是东边天红,而且扩展到大半个天空,那么就会有大雨出现。

“东虹(jiàng)雾露,西虹雨;南虹晒干区,北虹下老(大)雨”,意思是东方出现彩虹,是大雾的征兆,西方出现彩虹是下雨的征兆,彩虹出现在南方,就是大旱的前兆,而北方出现彩虹,就会有大雨、暴雨到来。

“早天雾露送雨信。”如果连续多日无雨、干旱,一旦突然出现大雾现象,便是下雨的前兆。通常在雾散去后的

几天内会迎来降雨,缓解旱情。当然,“雾露不过三(天),过三,还要再等十八天”。旱天突然出现大雾,是下雨前兆。但是,如果三天内没有降雨出现,就是旱情还要延续多日。

“朝看东南,夜看西北。”早晨如果看到东南方向的天空有乌云笼罩;或者傍晚西北方向天空有乌云笼罩,都是要下雨的征兆。傍晚,太阳如果被乌云笼罩,看不到夕阳落山,这叫“老(浓)云遮日”,也预示着将要下雨。

雨水过量会对农作物造成伤害,人们会企盼雨停,也有一些相关的谚语。

“东北风连阴天,西北风晴了天。”意在告诉我们,如果雨正在下着,一旦刮起东北风,还要继续下雨,或者阴天;而刮起西北风,雨就要停下,转阴为晴。

“六月天,后老婆脸——说翻就翻。”因为六月是雨水旺季,往往刚刚还是万里晴空,一股乌云飘来,一声响雷,豆大雨点骤降。

“下雨起泡泡,不知老天下多少”,指雨正在不停地下着,地面上积水处,落雨激起无数水泡,这雨就有下头,不是停下的迹象。

“天黄有雨,人黄有病。”如果雨在下着,天空呈现的是灰蒙蒙,还泛着黄,就说明雨还有下头,短时间是不会停下的。

往事如昨

兴隆街上的童年

柳君

上世纪五十年代末,烟台专署刚刚从莱阳搬到芝罘区的时候,我家就租住在兴隆街附近。那个时候北大街以北有瑞英祥、报社等知名单位。瑞英祥是一栋木质的二层洋楼,往北边五十米就是烟台渔业公司、红利市场,也就是现在的芝罘湾广场。

听母亲说,幼年时我经常一个人去海边玩,被兴隆街派出所巡逻的民警叔叔“捡”到多次。后来,父亲想了个办法,在我的帽子沿上写上住址。

很快到了上学年纪,以前的冬天很冷,雪下得很大,我经常是踩着半尺多厚的雪上学。班里个别农村孩子脚上穿着一名叫猪皮绑的鞋,外面是带毛的猪皮,里面植些玉米皮或者麦秸草。由于好奇,我和同学换着穿,放学回家被母亲看到后,她立即到位于如今桃花街附近的百货商店买回一双棉鞋。母亲说:“冰天雪地的穿这个,小孩,脚哪受得了?你把猪皮绑还给同学,把原来的那双棉鞋也送给人家。”

我从小任性,一天傍晚陪着弟弟玩时闯了大祸,关门时把他的手挤坏了。幸好赶上父母下班回家,母亲抱起哭得撕心裂肺的弟弟往卫生所跑,父亲二话没说,解开腰间武装带朝我身上打来。我夺门而逃,强忍着泪水沿着南面的水渠一路向东跑了。直到晚上九点多,我才被派出所民警叔叔送到家,半夜时,听着母亲对父亲的数落,我流下了委屈的眼泪……

兴隆街留下了我童年生活的痕迹,后来由于特殊原因不得不随母亲搬到了乡下。当年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,自己晚年退休后会重新回到兴隆街居住。每天徜徉在典雅幽静的海滨风光里,呼吸着自然清新的空气,追忆起儿时的天真烂漫和悠悠往事,恰似晚秋时节目睹了迎春花开,变老的路上拥有了青春的脚步。

儿时的我,和同学们在学校书声琅琅、尽情嬉闹;现在的我,每天可以到附近的道恕街小学接送孙子,自己也可以在老年大学继续学习。

儿时的我,经常和小伙伴到烟台山玩捉迷藏、比赛谁先爬上山顶;现在的我,每天早晚可以健步行走在烟台山上的环山步道上。

儿时的我,夏天有时偷偷跑出去,跟着大孩子到海边游泳;现在的我,随时可以进会馆的室内游泳池挥臂畅游。

儿时的我,每隔一段时间父亲会在周末领我逛瑞英祥,中午进饭馆饱餐一顿;前些年母亲健在时,我经常接八旬老母来兴隆街家中小住,带她到烟台山、太平湾怀旧。

岁月无情,青春无悔;一场别离,一幕重归。现在的我,不知是历经沧桑、垂垂老矣的我,还是稚嫩单纯、青涩童真的我。